

陳錫五先生紀念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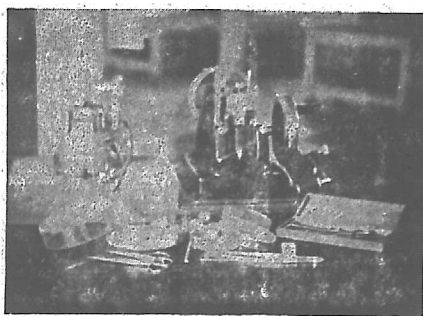


陳錫五先生最後遺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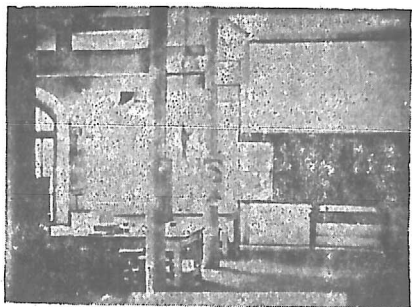
靜觀默思中之陳先生↓



↑心曠神怡時之陳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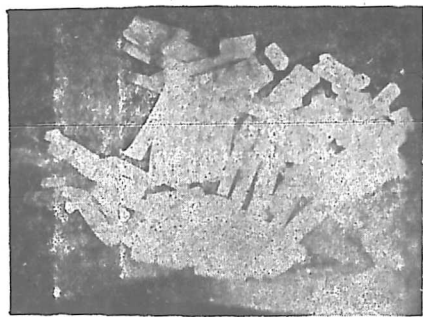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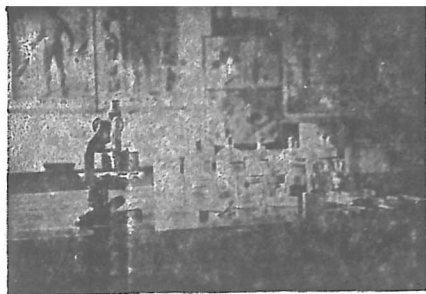
↑機片切的寶珍如,愛生先陳



陳先生工作室中之一角

陳先生時刻不離的顯微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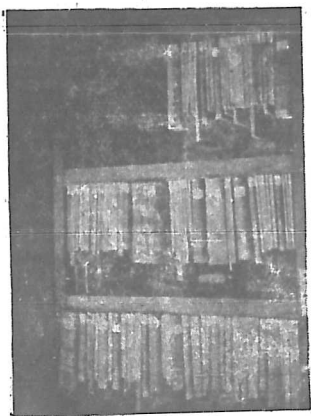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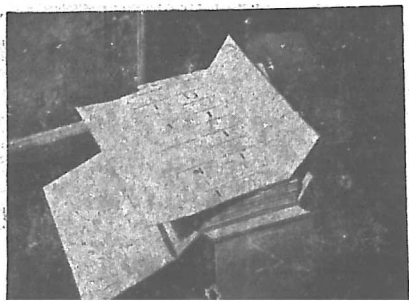
及各種用具↑



尚未完工之切片——
固體臘←

含了不少陳先生心血的優

良精確的切片群←



→ 圖
中學校
市立高級
現已捐贈北京
陳先生遺書之一部



攝
影

↙ 陳先生工餘後的消遣 ↘

傳略

景



陳錫五字烈章，河北元氏人，光緒三十二年九月十八日戌時生。

家清貧，世務農，民國九年入縣立高等小學校。十二年入正定直隸省

立第七中學校，十六年考入國立北京師範大學校。二十三年生物系畢

業。在校時，因經濟困難，曾任元氏縣立中學教員，二十年秋任泊鎮京

省立第九師範生物教員，二十一年返校肄業。二十二年任藝文中學，

及河北省立第十七中學校生物教員，二十四年任河北省立高級中學生

物專任教員兼私立平民中學教員，三十年春兼任北京市立第四中學生

物教員。三十年五月二十八日因腸疾入協和醫院割治，經久無效。於

十二月三十日五時十分逝世。享壽三十六歲。遺一妻三子，長子十三，次子十，幼子六歲。先生深沉渾厚，學問精博，導學子以至誠，遺偉績於各校，死而不朽，孰謂之天！先生孜孜向學，節儉勤勞，志在留學深造，孰料天不假壽，壯志未酬身先死，良可慨也！

烈章仁兄千古

猗歟陳君	溫溫君子	成黨稱賢	延譽桑梓
律身克儉	遇衆撝謙	理究生物	索隱探玄
在苒京塵	騰聲講舍	才長命緇	英華遮謝
音容永隔	日月不居	我思舊雨	淚濺黃墳

弟張作賓拜輓

哀陳錫五先生

劉桐軒

二十七年春，奉命長河北省立北京高級中學校。接收時見生物實驗室，設備完善，標本豐富，成績優良，佈置適宜，實爲中等學校所罕見。詢諸同仁，方知所以有此者，雖由校方注重理科之故，而生物教員陳君錫五之努力，亦頗與有力焉。開學後，先生來校接談之間，始悉其爲人。舉止沈着，言論中肯，熱誠之態，溢於言表。及授課時，又見其循循善誘，諄諄勸導，講解務求詳盡，實驗不憚煩勞。與學生研討切磋之餘，即閱覽書籍雜誌，力求深造。每逢暇日，則徘徊於山林園池之間，作觀察採集工作。是以標本日見增加，學生對於生物之興趣，亦日益濃厚。余在校二年餘，先生精神未嘗一日稍懈也。二十八年教廳派員視查，見生物成績之優良，不勝贊嘆。返省後，立下嘉獎之令，在先生雖不以爲榮，然亦可見其努力後結果之優良也。後余以事離職，高中同仁不常過往。先生情況因亦不詳。然每一念及，輒佩其服務之精神，與工作之努力也。三十年六月，聞其因病就醫協和，余乃往訪，時已施

行手術，經過尙稱良好。而先生尙以病不足惜，有誤學生學業爲憾。乃勸以安心靜養，痊愈可期。孰料病勢反復，不見好轉。終於十二月三十日因施行五次手術，竟與世常辭也。夫以強健之身，生惟實驗觀察，以期有所發現，不意因此而病，終至不起；死又捐軀醫院，任其解剖，與學術界有莫大之貢獻，若先生者，誠可謂生死皆爲公者也。余深知辭拙文劣，不能彰先生之行，但以欽佩先生之爲人，故就所知者述之，略表先生事蹟之萬一耳。

紀念陳錫五先生

劉光堃

自陳錫五先生即世，忽忽至今，已歷三月。歎時光之荏苒，感人生之奄忽，撫時傷逝，何能自已於言耶！憶自民國二十九年夏來校，始獲交陳君。君體魄雄健，態度沈毅，寡於言笑，望之即知爲潛心學問之士。在本校授生物學將近十年，訓釋詳明，證驗精確，暇更自製標本多種，貯存本校生物實驗室，以資考證研究。前後各班學生承其口講指畫者，無不自慶得良師，且對於生物一科極感興味，而成績優越也。君卒業師大後，旅京十年，未嘗携眷，

夜寄宿校舍。平日生活，極有規律，除上課外，讀書休息，各有定程。屏絕嗜好，凡一切物質享受，皆以儉約自安。蓋君志於學問，故口體之養，不足繫其懷也。夙夜勤學，志期遠大，凡館穀所入，皆錙累銖積，以備他日留學異邦以求深造之用。平居威儀嚴肅，而即之溫溫；與人交誠摯直諒，久而令人益加敬慕。凡其所爲如是，斯亦足爲吾徒之典型矣。本校全體師生，爲其德誼之不可忘，爰開會追悼，群以其壯志未酬，學術所就，不獲炳燁一世，爲邦家之光。遽爾溘逝，良足痛惜。愚則以爲近儒論不朽之業，不限於古人立德，立功，立言之說；凡匹夫匹婦一切言語，思想，動作，足以影響他人，無論善惡，皆自有其不朽者存。惟君教學之善，爲學之勤，自奉之約，交友之誠，無論直接間接，均足以感及他人；雖無赫赫之名，而其潛移默化之功，延及於群衆，社會者，固當廣汎微妙而不可思議，況接其言笑譬效者哉？斯亦足以稱不朽矣。愚旣悲君之齋志以終，又感良朋之頓失，因撮其平生行事，用以自勉，凡在君之友好，要當具有同情，則君之精神，應不死矣。是則紀念陳君之微意也。

憶亡友陳錫五學長

六

體胖心閒百慮無操刀析析解蟲魚滔滔善論全生術豈意長圖作短圖

錫五體偉心直不打馬無煙酒嗜好騎鐵馬馳南北城講生物以及衛生學同仁威信其必壽不意不四十而逝也

我爲盲腸曾剖腹勸君剖腹不須畏豈知一月三刀後術縱回生生不回

予前以盲腸炎剖腹故于錫五初入院時力言無傷以慰之及數經手術後始知其爲不治之症空勞醫藥耳

病榻呻吟三月後始知康健是神仙朋友握手相存問一把枯柴最黯然

錫五以夏曆四月入院初秋余將出都時已瘦骨如柴矣每往相問輒曰視君等健步羨之如神仙其病中苦況可知

風雪殘年再入京欲相存問竟未能長歌當哭君知否千里雲山一目空

歲暮因公入都時協和已易主人警衛正盛不容間疾遂未得相談及今思之傷心者錫五之友人外更不知有多少人爲同于錫五者傷也

壬午仲春閣樂亭

敬弔 陳錫五先生 爲追悼會作

王季和

辛巳十二月八日，大戰勃發，越幾日，而吾友陳錫五先生逝世於北京之協和醫院。計錫五執教本校九年，格於例，不獲請卹；親老家貧，藐孤失怙，斯可傷已。初，錫五以腸結核症入協和割治，歷七閱月，先後剖腹者四次，家人戚友，門弟子輩，咸謂出險入夷，喜相告述。而乃戰幕一揭，協和立受封禁，醫人失緒，揮霍紛紜，於是錫五之善後手術，遂不待及時而施，積弱難勝，用致不起。蓋吾友命續於一髮之餘，而山頹於九仞之後，誰爲爲之，若或使之，是則彌可傷已。錫五與余，異系而同學，今復同事。余本憧憬於生物之學，爲拙於視力而止。自後東西南北，交游日益，獨遇習生物者，未嘗不心儀其學，謂其能獲我心而益

我智也，況錫五誼深舊雨，樂識新知，其人則溫謹密栗，和同而不阿，稟兼人之資，爲並日之學，居友莊，執事敬，譬如醞醇蘭臭，甘冽清純，乃往往於綢繆言笑之間，不期然而商榷舊學，演釋新知，使人前席忘劬，恍然如償夙志於十載前也，余雖無似，而吾友洵所謂善交而久敬者矣。是故錫五講學久，門弟子無慮千人，當其考德問業，莫不有成連海上之感，蓋吾友蓋然學者；其作育之功，不容以世俗之見，令甲之褒衡之也。然則今日追悼錫五，正爲無央數青年哭良師，又寧祇一人私慟而已乎。

悼陳錫五先生

濟 武

一個寒冷的早晨，我照例的來到學校，出乎意料的這異樣的噩耗，突然向我襲來！陳錫五先生死了。半天我才大夢初醒似的意識到，他——一個健康的人，一向很少聽到說他有病，終於得到了這樣一個收場。他解脫得的確太早了一點，他的生命的最精彩的一頁，還沒有全部展開，他的死亡怎麼能不使我們更感到無限的悲痛呢！

上課了，全校每個人都是被沉重的悲哀侵襲着，悲痛的霧圍籠罩了全校，這種直接是學校，青年和生物界的，間接是社會民族的大損失，誰能不下淚呢！他的確是解脫了，因為社會並沒有給他應得的報酬和營養。然而他並不注意這些，他沒有過這樣清楚的算盤，他要把他的一切盡力向社會來供獻，他因為感覺到自己的供獻太微薄，而更再充實自己以便對社會作更大的供獻，但是社會拒絕了他，我們還有什麼話說！

陳先生的日常生活

陳先生是一個師大生物系的畢業生，自入社會以來，渡著一個學者和典型的教師的生活。平日我們除去看見他上課以外，即便是在假期的日子，也還是在研究室裏工作，北京高中在他的努力之下，充實了生物方面的設備，和各種的標本切片等，高中的生物課，能使學生得到格外的興趣是不為無因的，他手製的標本和切片等，不但是供獻在高中，甚至平中，四中，大同等校，也一樣受着他的恩惠。他平日除去研究學問以外，沒有一點不良的嗜好以及無聊的消遣，對於身體有益的遊戲，他做起來却十分認真，他不喜歡和人周旋應酬，但是每

逢朋友有事，他却格外熱心幫助，因而他不但沒有因為不周旋應酬而得到別人的憎惡，相反的他正因為常熱心幫助而得到一般友人的熱愛，我們常想假如中國所有的大學畢業以後的人們都過他一樣的生活，也許這民族的希望會更大一點吧。

他平時很少向人談沒有用處的話，每逢別人談笑的時候，他只在旁溫柔的笑，這並不是他比別人常識短少，也許他以為這樣對他沒有幫助，然而他却從來沒有憎惡過別人，他整個精神被他的興趣——生物學所佔有了，他不暇計較個人的恩怨。我們看他講學時的滔滔不絕便可證明了。同時我們也感到一般努力事業的人，往往是不喜歡多言的，在中國鐵路建築方面功績最偉大的詹天佑氏，他能在事業上有卓越的成績，然而却是平生拙於言詞的。

陳先生因為平時很少談及他的身世，所以我們對他知道的也很少，他一向只住在學校裏，據我所知已有八九年了。平時很少回家，事變後更沒有回去過，然而很少聽到他思念家鄉的話。最近，他死前的幾天，他的太太帶着兩個孩子來看他，這要算他此地唯一的親屬了，然而那知他是那樣的薄於享受，竟在見面的第四天忍心的拋下孤兒弱妻辭開了人間呢！陳先

有靈，不知作何感想？

致死的原因

他平生自奉非常儉約，從不曾使自己有過優厚的享受，他除去在學校的三餐以外，沒有另外的一點營養，然而他平日所擔負的却是兩三人以上的工作和疲勞，因勞致疾是他得病的遠因。約在今年春天開始的時候吧，他時常覺得腹部作痛，但平日自恃健康和他熱心工作的癖性，所以總覺是受寒或消化不良，而沒有注意。到了五月的時候，他實在支持不住了，才開始請醫生檢查，結果發現了這致命的病是腹膜炎和腸癆。當時在京並沒有他的家屬，由朋友的決定，把他送到協和醫院，醫院對於這種重病的人一向是很重視的，但是住院的手續——簽字却不能避免的，簽字的附件是：萬一割治不好，屍體得允許醫院解剖，當是在旁的朋友都不敢簽字，然而病人自己却在旁很爽直的答應了。（他自己平日常對人說，我整天解剖，將來我死後也願叫人解剖，如果有需要的話。沒想到這却成了事實！）這也表現了他的學者的精神。我們親眼看到過許多學科學的人會去找瞎子算卦，陳先生才是自始至終的忠於他的

所學，然而誰知道這爽直的答應，却真做了醫學上的一次研究呢！他的屍體的腹部確被解剖了，如果因此而能在醫學有了供獻，那麼以後若再有同樣的病患者，也許能因此而得以不死。生前的供獻還不說在死後也能供獻給社會，那麼，陳先生當要含笑於九泉吧。

一切計畫都成泡影

完了，他充實的過了他的一生，他不折不扣的盡了他做人的責任，他沒有白消耗了社會的供給，遺憾的是沒有達到他的志願，——給人間留下一些更多的供獻；我們由他死後，從他的衣箱中存摺看來，便知他確有更遠更大的計畫，雖然他沒有向任何一個人談起過，推測（他並不吝嗇或愛錢如命，可是秘密中存了這些錢，）中，也能知道這是他異日遠渡重洋更求深造的基金。這些錢至死他也未向一個人提起，也足見他對於「生」的執着，他是那樣的不願意死亡，一個有為的人確是不該這樣早的死亡，然而完了，他的一切計畫今後已成泡影，我們哭，哀悼，作種種悲傷的表示，都不够紀念陳先生的死，惟有依了他走過的脚印追蹤下去，比他走得更遠，才能紀念他的精神，才能實現他的希望。

魯迅先生說：「長歌當哭，畢竟是痛定以後的事」。沉重悲痛的心，好像一塊大石壓在頭上面，使我不能如願的寫出心中的哀悼，謹以此默祝陳先生的「魂兮歸來」吧！

一九四二，一，一〇傍晚，

安息吧

丁

——給獻悼陳錫五老師——

嗚呼，老師，

你竟死矣，

寄多少顆心的懷念：「願你在天，永息

永安。」

你放下生命擔子，

還沒邁過若干計程碑：

而，死神翅子。

就撲滅了我們的燈盞，

——還有看啊，

——無涯際的待開墾的荒原，

而，你竟死矣，

你的熱心，

曾把我們炙煖

寄多少顆心的懷念：「安息吧，願你在

天。」

哀陳錫五先生

(一)

無限哀悲，

無限悽愴，

織成陣陣的感傷。

失意麼？失戀麼？

都不是，都不是，

只是忘不了，

上月三十日之朝！

你和我們永別了。

(二)

一四

英雨

不哭，

我不願哭，

我覺得，

我們應該賀你

賀你超出這個人間地獄。

垂下白幕，

願你永久的安息！

(三)

半爲了侵入的疾病，

半爲了，——

爲着我們，

欺騙光陰，

時間如行雲。

又新刻出了，

一條百年長恨。

(四)

是飄紅葉的時候吧？

在醫院中，

我去看你，

雪似的被單，

托出鐵青的臉，

真瘦啊！

你還說：

「你們不必來！

咱們以後還要見面。」

誰知天使的專車，

竟在先生將長一歲的前一天，來到人

間。

(五)

勤慎的栽培。

血汗的洗禮，

結成市高生物之花。

使我們，

也在那裏萌芽。

可憐的芽啲！

失去照管的弱芽，

不要毀滅吧！

(六)

好幾次，

我想把牠忘記

清除我的傷懷

但是，

如何紀念陳先生

一六

先生的誠懇，

先生的熱心，

凝成了點點的斑痕。

烙在我心。

深深的條紋，

磨不掉的傷心，

難得的是遺望啊！

許貴卿

「陳先生入協和醫院了！」這是在十個月前的一天早晨，一位同學大聲喊出的話，這句話是多麼令人驚疑呀！可是現在情形不同了，再沒有人提起這話了。原因是在三個月前又聽

到了——「陳先生經過五次手術竟溘然長逝了」——的話。

不錯，陳先生是在衆心關切之下，飲恨而去了，在古城中關切陳先生的人，除了家屬之外，正有着他的若干同事和前前後後他教出來的千百個熱誠的青年。

陳先生的死，給予我們的，是悲傷是追悼，還有鼓勵。陳先生生前對學生是那麼樣的慈祥，慈祥得像慈母之對待子女；對同事是那麼樣的和善，和善得有如同胞弟兄。每逢我們有問題請教，他必使學生充分的了解而後止，因之使學生們對生物一科，增添了不少的興趣，多得了不少的課外知識。

我們學校的理科向來被故都人士所稱許。在幾個實驗室中，尤以生物實驗室最稱完備。生物實驗室經過了陳先生八九年的努力，其設備之豐富，如顯微鏡，切片機，圖畫，模型，以及陳先生親手採集的標本，精心製作的切片等等，確可在一般中學中首屈一指。

陳先生平時的生活，非常規律，飲食起居，都有定時定量，生活也異常儉樸，每天除教課時間外，即進入實驗室繼續他的工作；每遇星期日或放假日，即手網肩簍的，到四郊採集

標本。陳先生從不浪費一分一秒的時間。他的這種乾乾不息的精神，確可作後一輩青年的榜樣。

陳先生的死，對同學，對學校，甚至對國家世界，都可說是不無損失，尤其是對本校。當然我們無術使其復生。我們追悼他，紀念他，報答他的唯一方法，就是要秉承着他的精神，他的遺志，去實現他未完成的工作——生物學的高深研討，他雖在九泉，也應含笑了。

寄陳錫五先生

王鳳耀

遠在去年暑假前三個星期，我們上着最後一次生物實驗。你的面色似乎很蒼白，不時的皺着濃黑的眼眉，好像有絕大的苦痛在內心裡撞擊，然而，這不過是一剎那的顯現，很快的，又平靜了。用着溫和的，清楚的，熱愛的口吻；到每一組講解；分析；手裡拿着夾子，撥動着被解剖成支離體散的兔子，精細的訴說着每一部的構造和組成，習慣了的我們，只是靜靜的聽着，誰也沒有懂懂到在那片刻剎那之間，病魔已潛入了你的身體而竟奪去了你的生

命了呢！更沒有臆測到那充滿着虔誠，熱愛的語聲，是最後一次在撞擊我們的耳膜了。

先生，病，在我們稚幼的頭腦裡，並沒有感到有什麼可怖，只不過是在人生的路途上應有的點綴罷了？所以，翌日的早晨，聽到你入了協和的消息，只不過驚歎着有着那樣強健的身軀，有力的肌肉的您，會光顧到協和醫院。更以爲先生不久又會站在我們的面前，微笑着談着自然界的奧妙，訴說着人類的源泉；誰知……誰知先生竟會與協和同時喪失了生之活力了呢？

日子拖着準確的步伐，由於大致的逼近，幾乎使我們遺忘了先生的存在，在幾位先生的口頭裡，知道你是得了腹膜炎第一次開刀，是很順利的進行了；而且——休養一二個月就能出院了，更有許多先生這樣說：「幸而是陳先生得了這種煩難的病症，有着強硬的身體，豐餘的經濟，病總不難治好的；」諸如此類的話語，使我們健忘的頭腦，更淡漠的不去想念了，僅只以爲先生是得了一次病罷了！

漫長的暑假，沒有聽到您一點消息。

終於秋風帶去了暑氣，我們由家鄉來到了故都，學校裡的一切，並沒有改變，每個同學在會面時，互問着安好，叙着奇異的新聞，更用着關心的；憂鬱的語音，說

「陳先生還說有出院嗎？」

「沒有呢，聽說又轉了別的病！」

「總不至於有什麼危險吧？」

「不至於吧？可是很危險呢？」

這簡單的話語，似乎使每個同學內心生出了沈重的鉛塊，希望，憧憬，在這一剎那間，都被滅了！摧毀了！

上課，下課，上課，下課……一次開刀——二次開刀……五次開刀，給與我們的是同樣的平淡。先生，在我們單純的頭腦裡，只以為你是可能好的，你會再站起來給人間拋擲幸福之果的，一次，二次……五次的開刀，只是病魔所賜與的應有的苦難罷了：慢慢的，又可恢復以前的健康的，這單純的思想，竟使我們沒有再能重見一次。先生——你的體魄，毅力，

給我們築了一個堅牢的信仰——先生：是不會死的……

在一個清晨，意外的聽到協和醫院被封閉的消息，我們是又害怕，又擔驚，害怕的是病人們是不是會發生什麼問題，擔驚的是先生是不是會因這次變化而有了其他。然而：事實並不給我們猜疑，終於，在一個寒冷的冬之日（十二月二十九日）先生的噩耗傳到了我們的耳邊：每個同學都哀傷地咒咀着，咒咀上天太不垂憐好人了，唉！更有什麼話能顯露那時的心境，那可怖的陰影，扼住了我們的咽喉，除了凝視着眼前的空白外，有什麼能填補內心的空虛呢？死！毀滅了一切，破壞了一切！

先生：回憶刺痛稚弱的心靈，蹂躪着單薄的意志，是的，人生總擺脫不了死的桎梏，然而，先生，看一看這世界，這宇宙，你還在年青，你還有血和淚，你還有未完成的使命，你栽培的山草，那未能站起來：仍然需要着你的扶助，指導，你怎能離開了現實，你的事業，而去到那不可思議的地方呢？許多許多應該死的人，應該走的人，却仍安祥的，快樂的活在人間，而先生你，却不能多活兩年，看一看你親手種植的美果，曾用着你血和淚培養的山草

怎樣在狂風裡，掙得了「一生」之榮光，先生：你……爲什麼不能多活兩年呢！

死！帶去了你的一切，然而，帶不去你生前的話語，血和淚的結晶。真如許多先驅者，給我們留下了一條路。——是永不會被人們遺忘了的，先生，先假如——在天有靈的話，那，看吧，等待着吧！你培植的小草，將昂起頭！完成先生未完成的使命，探索着人類的幸福！先生，沒有淚，沒有哀悼，只有在靜寂的黃昏，冷漠的清晨，永遠給你祝福！祈禱！

完了——先生——願你安眠！

追悼要忠實

王 琅

魯迅在病後雜談上說：

「……將來我死掉之後，……千萬不要給我開追悼會或者出什麼紀念冊。因爲這不過是活人的講演或輓聯的鬥法場。爲了造語驚人，對仗工穩起見，有些文豪簡直是不恤於胡說八道的。結果至多也不過印成一本書，即使有誰看了，于我死人，于讀者活人，都無益處！」

我並不是對「陳錫五先生追悼會」來「大煞風景」，實在是有許多把人追悼會開過了，對死者就算交卸了責任，對還活着的一群參與追悼會的人，便與高彩烈批評起「誰的講演好，誰的文章好」來。

演講與文章當然是應該有，不過這是浮淺的，真的追悼的意義，也不是這些。一般批評者也不必於此顯示自己的批評精神，而持筆者與講演者更不必於此徒費推敲；我們的追悼要忠實。對死亡者要有實地的益處。

陳錫五先生印象記

郭景燧

記得一個禮拜六的晚上，宿舍裡已經熄了燈，同學們商議給每一位先生起外號，先分析每一位先生的性情，那時說到陳錫五先生，有一位同學這樣的說：

「……………陳先生像一位未出閣的黃花少女，尤其是那羞澀的一笑……………」

當時同學們都被這語引得笑了，然而一細想。這話雖然是多半近乎玩笑，又何常沒道着

陳先生性情與態度的真髓呢？

自從我入了市高，第一次見面的先生就是陳先生，我記得很清楚，開課的日子是禮拜三，頭二時是生物，那時打完了上課鐘，坐在位子上，好奇的幻想着這位生物先生，是一位胖子？瘦子？穿西服？穿中服？年青？年老？光頭？分頭……進來的陳先生，雖然是很胖的，然而却與我腦子裡推想的不同。他的身體很魁偉，留着分頭，穿着一件灰黯的中式大褂，便鞋，臉上浮着一層油亮的光，年紀至多也過不去四十歲——直到現在我並不知道他究竟多大——我想他一定要向同學們先說幾句初見面的話，然而我却失望了，他除了說給我們生物課上應用的東西之外，就開始講書了，這真使我有點說不出的感覺，在我以前的記憶裡，却尋不着一位上課就講書的先生，何況又是第一次見面呢？連兩句介紹的話都不說，我想着，這位先生一定是不近人情，拿學生不放在眼裡的人。

然而以後這樣的想像，漸漸被他的熱心與和藹所洗掉了。新的印象，——熱心，誠懇，努力——在腦中濃厚起來，上課講書，這代表出他是負責任的，以研究學問為前題，那是比

說些無謂的人情話的價值是深得多。

關於他講書，起初聽是很難惹人注意的，因為他說話時的音調只像一串無波紋的水，無高低的平靜着往前流，所以叫人聽着聽着就想睡，然而以後——也可以說是用一點心的聽，是很有意思，而令人發生興趣的。

有一次講到蝗虫、陳先生黑板上畫着講，他畫了一個「掛拉鞭兒」（蝗虫之一種）本來「掛拉鞭兒」的頭是上邊尖下邊大，陳先生竟畫得反了個，結果惹的同學們一陣哄笑，直到現在想起來還覺得很有趣，——然而並不是惡意的，只是有意思吧了。

生物了天的進行下去，在陳先生的指導之下，同學們也都感興趣。

我們很少看見陳先生的交遊，他每天大部分的時間都消費在實驗室裡，做着各種的實驗，許多生物的標本，陳先生親手製作的很多，現在學校的生物室能有這麼好的成績，完全是他一手建設起來的。

陳先生的私生活是純潔的，他沒有一些無味的嗜好：像煙酒等東西，他都不沾，再加上

飲食起居都有一定的數量與規律，這也是造成他的身體強健的主因，他有一種驚人的大嗜好，那就是研究學問。

在開始講「遺傳」的時候，突然陳先生請假了，這使同學們有點奇怪，因為陳先生向來沒有請過假，後來接二連三的生物都沒有上，最後得到先生的報告說：陳先生爲了腹膜炎住院了。

每一次有先生到醫院看陳先生的病，回來後同學們都要問陳先生的病勢怎樣，是否有危險？在同學們擔心的過程中，陳先生終於在一次雪後死在醫院中了。

慘虐啊！造人者！多少寄生者在安靜的生活着，而單擺去這樣的一個靈魂呢？

陳先生之死是我們現在的不幸，是將來生物界之損失！

先生——你

葛世康

——追悼陳錫五老師——

(一)

先生——你

安息了吧！

有誰會料到

你那健壯的身體，

倔強的靈魂，

給殘酷的病魔摧毀了，

在冷靜的歲末清晨吧！

記得那天，

有多少孩子的眼，
淌下情感的淚。

(二)

先生——你

不啻是高中的一盞明燈，

指導一群

年幼的孩子，

生物是如何的生長演變……，

結果又如何的淘汰滅亡……，

但是現在你去了，

一盞毀滅的燈光，

無聲的隱進黑暗，

再見不到先生和講的笑臉

只留一片空茫，

在憂傷的記憶裏！

(三)

先生——你

我相信現在還不是你願離開人間的時

陳錫五先生與生物研究會

這是兩年前的事情了，

『我們一塊兒去，看看我們的生物研究會是否有了確實的辦法』，張對我和袁這樣說着

二八

候，

我相信你還有未來的希望盤桓在你心

頭，

雖然你不願就這樣死去，

但殘酷的死神終是你抗不過的仇敵。

不必傷心吧！

雖然你身體已然腐朽，

但你聖靈却永久存留！

高永禎

，大家便到了教務課。

『研究會的成立，不成問題。詳細辦法，你們去請示陳先生吧』。教務主任這樣回答我們，於是我們馬上又到了陳先生的住室；談起研究會即告成立，陳先生是那樣的快樂——眉飛色舞。後來規定日期，大家商量的結果，就定為每星期日上午九時至十一時。『陳先生真熱心！星期日也算勻給我們了！我們定要努力，作出成績來，方不辜負陳先生這翻獎掖青年的心』。我們出了陳先生的房門，一面走一面說。

研究會的頭一次是解剖鴿子並作成標本，兩隻鴿子早買好了。我們都先時趕到，但陳先生比我們到的更早，解剖具的麻醉劑早替大家預備齊全了。張和我一組，陳先生和袁一組。在動手之前，就把解剖上應注意之點，簡明的指教我們之後。進行到某一臟器的某種部位，其組織的關聯都講授給我們。總之，所有應予的指導，他都作到了。全部工作完竣，共用了一點半鐘。我們清理過桌面，陳先生又開始作切片的工作。我們都是第一次看作切片，當時感到濃烈的興趣，陳先生便將切片機的構造及作切片的方法告訴我們，跟着說：『我們學校

的生物實驗一年比一年豐富，因為每年能增加好幾百片切片呢？也就是你們所得的便利，一年比一年多了。『這些切片都是先生自己作的嗎？』『少數是購買的，不過早已殘破不堪了，目前應用的，倒都是我自己慢慢作來的』。我們對於陳先生的教育熱誠，及學校之得力於陳先生者，又多了一層認識。

『我們下次作植物標本』，說着，便將架上的製標本紙挾拿給我們，並將裝滿三四架的動植物標本，大略的指給我們看，又談了些生物常識，這第一次的生物研究會就算圓滿的結束了。

『這兩點鐘收穫的價值真大，給我們的印象真深，所得的知識都是書本上所得不到的。陳先生對學校，對我們的熱心真可欣佩；整個的生物實驗室可說是陳先生一手造成的，『勞苦功高』，他真能當之無愧。再者，陳先生爲人是那樣的和氣，那樣的真摯，真是一位可遇而不可求的良師』，從那一次研究會起，我心裏不時的有這種感想，直到我們的良師不幸故去，才由欽敬的心理一變而爲哀悼了。

去年冬聽到了陳先生的病勢，同學們莫不嘆息，莫不盼禱着早些痊癒，不料才能惜命，陳先生竟與世長辭。消息傳來，誰不痛心？不由的使我想起舊事，想到在照例休息的星期日，陳先生額外指導我們，絲毫不顯出厭倦，這是多末偉大的靈魂？更想到陳先生留下了巨量的切片，標本，及書籍著述，對學校的功勞，對我們的恩賜，簡直是難以計數了。也許本校的切片，標本製造，將與陳先生偕亡了。我們的生物研究會之復活，大概是相當的難能了。唉！陳先生怎麼死的這樣早呢？您才僅々三十六歲呀！您得到了應得的報酬了嗎？

自然，學校如何酬庸旌善之處，無須我妄贊一詞。要說到同學們，唯有繼承陳先生的治學精神，服務精神，向前邁進，這才不至辜負了陳先生一片婆心呢！

弔陳錫五先生

珍 草

皮包着骨，

如柴的臉上削瘦

皮包着骨，

記得——你說：

青筋豹突，

「不要來看我，

不要來消費那寶貴的金錢，

等到病愈時，

我們還可以見面」。

可是先生呀！

你失信了！

等着歡迎你的人們！

永沒有見到你的面！

××××××××××××

像針兒扎，

又像蜂兒刺，

砭着幼小的心，

聽說呀！你開刀了。

三二

一次……二次……

直到你垂危的那回，

好陣兒，

壞陣兒，

……

終於傳來了你的哀耗，

你不願就誤我們，

可是，在三十日的早晨！卻消失了——

你的生命！

××××××××××××

爲你落淚，

爲你太息

受你陶冶的人們，

對你悽慘的厄運，

怎不惋惜！怎不戀戀！！

「好人不長壽」，

天哪！那——

那就是你的鐵律？！

××××××××××

可是站在時代前頭的——

錫五先生！

你安息的長眠吧！

你的血漬，

已經在實驗室裏開了花，

你的遺誨，

已經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裏，發了芽！

看！

在你用過的顯微鏡下，

在你未完成的事業裏，

千萬隻手，

千萬條腳，

踏着你指示的明徑——

前進！努力！！

給遠走的靈魂

三四

火芒

——哀陳錫五先生的死——

今天，侵晨的北風是多麼涼呀！簡直像鐵片，削在人的臉上，頓覺得割骨的難受，有誰知在這樣冰冷的早晨你離開了人世了呢！

事實真是出人意料之外呵，當我習慣的踏進了教室時，我聽到了你死去的噩耗，那時，我幾乎是冰冷下去了，兩眼呆住的凝在空中，那裏又浮出了你的面影——紅紅的面龐，是那麼丰满，絡腮的鬍鬚，是刮得那麼發青發亮，在不甚濃的兩抹眉毛下，埋着的是一雙炯炯而和藹的眼，厚的嘴唇邊，永遠堅定的拖着青春的笑意……呵！你是寡言而又多麼熱情的人呵！但是，現在，你離我們去了，我幾乎不相信我的耳朵，我想這是一場無稽的幻夢，然而，這擺在眼前的事實，証明了這不是幻夢，我不能叫那一張憂鬱而蒼白，痙攣而沉着的臉，變成和往日一樣的愉快的臉呵！

「咳！陳先生，你是真的死了呵！」由心底激起的哀槍，散到我身體的各部；四肢無力，胸膛在醞漲，臉在痙攣……我率性把身子軟癱椅子上，頭埋進半曲的手臂裏，讓淚水洗滌自己的臉孔，印濕一片蒼白的記憶罷！

你的「死」，並不是「病菌」侵蝕了你的「身體」，而是我們這一群「孩子」索去了你的「性命」——那一隻隻可憐的手呵！探到你的面前，要你在每隻手裏放下一把「東西」，如此——你竟不堪疲勞的剝蝕而在五月底以「腹膜炎」病倒了。

還記得，在今年春季，那時，你正為我們講解「生物的遺傳」，往往是講授的中途，你的手就緊緊摻住自己的腰，在我們看來也許是你的一種習慣，因為你的臉上也並沒有痛苦的表情。但，以後你又坐在講台上講書了，直到這時，我們還沒有知道你的病，而你仍是滔滔不絕的說着細膩的講解，恐怕是說不完的樣子。也有時你實在忍不過那病的苦痛，你立起來，手那末輕輕的一擺，嘴上還出一絲笑痕：「下次再講罷！」

你去了！有誰知你那時的笑是由痛苦中滲下來的呢？

一次，兩次……我們慢慢知道了你時常患着腹痛。但，只要是忍得過去，你還是給我們進行着功課！

起先！你的病，你總以為是一種痢疾，於是，你買瀉鹽果子露……覺得瀉一瀉總會好的，如此的一拖延，竟是兩個多月，這些日子中，你每天為病痛所纏繞着。然而，你仍沒有一天終止你的工作，你依舊坐在生物試驗室中，自己潛心的研究。你是有着高遠的志向呀！

但是那可惡的病的魔鬼呀！竟是攔住了你不放，終於你的工作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你去到一個出名的醫師那裏去檢查，就在那次，你那可怕的病名宣佈了——腹膜炎和腸癆！（殘忍哪！那醫師怕你的不安，腸癆一病竟未敢告訴你！也許現在你還不知道吧？）

從此：你住醫院去了！

日日盼你的病愈，日日聽到的是你一次次開刀的消息，一個長長的暑假：就這樣的爬過去了！

日子像不停留的江水，滾，滾……每天躺在床上望着屋頂，你一定是寂寞得很的！一天下午，我們去看你，記得那是九月，滿街飄着落葉，心裏不免有點冷颼起來！但馬上我制住這種心情的迸發，只是裝起笑臉，走，走……

在醫院中，我推開三等病室的門，手是顫慄的，心也是顫慄的……看到了你，我是如何的驚訝呀！

你太瘦了！兩隻深陷的眼，高高突起的顴骨，沒有血色，枯癯的嘴唇……一切都不是從先那樣了！

你告訴我們：「這樣的躺着，實在百無聊賴，本想看點書，但是自己的眼睛竟是不能作主了！」

在這樣的重病期間，你還沒有忘記了讀書，這種求知的恒心，怎不叫我們欽佩呢！

臨走，你說：「下次你們不用來了，這會白廢了你們的光陰，而且，以後相見的日子正多着呢；只要再延養兩個多月，開一次刀就行了！」

於是，我們滿懷着一腔希望回來了，有誰知那次的會晤竟是最後的一次呢！

你的身體太弱了，連受了五六次開刀的摧殘，實在需要長時間的修養，但是，你爲了要急於解脫出那苦惱的氛圍，爲了要急於回到你的試驗室，急於要見我們的面……你請來醫師早些開刀，即或這次開刀會判定了你的命運。

醫師允許了，在昨天的夜晚，起始施末次的手術，在你也許是快樂的罷！以爲這一次一定能好的；但是，你的身體太岑弱了，實在再禁受不起刀剪的摧殘，於是開刀後，你一直昏迷不醒，竟在今晨五點，你悄悄的脫離了人世，脫離了我們……但誰會想到呢：

你死了，一切的計劃，一切的幻想……全化成藍色的煙飛散了……你的死，不僅是市立高中的不幸，損失，而且是全生物界的不幸，損失……看呵：生物實驗室中，那一件不是你的手漬呢？

你雖死，而你的精神依舊深々栽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裏，你是我們理想的教師，然而，你去了！好人真的無壽嗎？咳……有許多自命爲正人君子的人，活得像一根棍子似的，而且他

們是冠冕堂皇的，他們不死，豈不氣死人也，

陳先生；你如有靈，那末，你安心的去罷，去到那天國的樂園，那裏有美的世界給你，有野百合的芬芳，金絲鳥嘹亮的歌喉，光明，幸福……像此處這樣齷齪的世界，是不屑於你駐足的！

悼陳錫五先生

席潤民

春風的纖手由土內擢出了草芽，

她用盡了力氣再也不能扶起地下的長眠

者，

她喘了……怨了，邀來了春雨協助，

但一滴令的淚水滴不醒黃砂下的人兒！

× × ×

陳先生是生物學界的奇才，

他有着傑作呈現給學術的世界，

他引導着無數的赤子

走上了一級々底石崖，

× × ×

感謝呀！

他是我們的知識源泉，

我要追問造物者，

「不會作天莫作天」！

(註)

對於青年人的儀型表率，

怎不假以修年？

x

x

x

四〇

我不會禮讚，

死文字描不出精光絢爛！

人生並不空虛黑暗，

只要你生前有着真正的供獻，

(註) 袁枚句。

編完後記

匆忙中編完了這本紀念冊，心情上覺得輕鬆了許多，無論編得好壞，總算對於死者盡了一點「心」的責任。

陳先生的死，真使我們痛傷，凡是他的朋友和學生沒有不深切哀悼的。他死後的幾天，高中的同仁們，就組織了一個「陳錫五先生紀念籌備會」。推由劉先塋，劉景春，張作賓，李翰青，翟章五，王季和，劉濟武等七位同仁爲籌備委員。並聯絡各班同學籌辦一切紀念事宜。後因經費無着，曾一度停頓，卒由各方的努力，始於三月中旬又着手籌辦，除已製就陳先生之遺像及傳略懸掛生物實驗室及圖書館外，並編印了這本紀念冊。本冊共印五百本，分贈陳先生各友好存作永久紀念。

可是想到這本紀念冊的成功，不得不感謝下列的諸位先生及同學的捐助，茲將捐款名單列左：

劉桐軒先生三十元 王筱房 閻樂亭二先生各二十元 劉先塋先生拾元 王卓亭 高善亭 李季暉 王季和 鞏章五 劉濟武 薛純之 王友石 金麗震 張作賓 韓錫殿 劉景春 韓安民等先生各五元 李翰青先生三元 孫樹第 范文河 趙鶴年 張鴻鈞 邢叔青 劉韻陶 劉繼先 徐步湘 張玉蓮 謝希雲 辛德孚 楊冠青等先生各二元 以下係各班同學捐款，因人數衆多故直書姓名及捐款數目：

捐一元者：董錫三 段知繁 張玉珂 趙增林 李金鐸 許貴卿 郭增田 劉文會
 宋世藩 嚴澤庭 王福來 劉毓椿 楊元潤 王錫恩 袁家樂 張汝文 張曉岩 陳公友
 白家祿 李樞魁 陳公福 松崎讓 張習孔 謝民先 韓鎮藩 楊連正 周紹忱 闕文會
 劉競昌 馮基鞏 張旭濤 楊家驥 吳振亞 趙豫鈞 東方應春 岳朝聘 張林鵬 單之巽
 魏琮 葛世康 陳德明 吳汝焯 祁英濤 劉炫 王福田 安繼瑞 李明善 郭景煜 賀聯印 劉瑞麟 張楨 王鳳耀 吳維禮 趙福莊 孟憲儀 武福齋 劉潤蘭 王雲樵 宋授俊
 孫定人 張毅然 崔德昌 李長勝 賀泰亨 劉紹本 王憲徽 明金聲 趙玉榮 楊文元

王品榮 霍宏慎 捐九角五分者：張春霈 捐八角者：席潤民 捐七角者：馬天霖 陳國肇
高永楨 捐六角者：馬煜乾 王國雋 劉俊夏 李德清 王銘 李嘉禎 高鵬雲 許克發
捐五角者：石榮貴 曹廷和 闕維琦 裴榮富 李仲旺 徐進祿 劉文典 李安民 譚桂蓀
楊澤田 劉永如 張鳴卿 徐業本 李堃 楊昭慶 鄧懷智 王和民 汪昭斌 劉秋生 劉
鴻鈞 楊沛洳 田福來 許楨 楊世忠 沈釗 張戟 何存孝 王鏗民 安瑞鳳 李宏善
張耀山 王有忱 陶聲壘 禹慶榮 何九齡 王化起 王玥 藍鑄勳 王鶴庚 孫定一 何
鳳成 張增森 柯東昀 張繼新 康澤 石長齡 郭繼志 劉瑛 秦國中 李寶珍 許醒華
曹煜文 郝國興 荆有銜 楊鍾奇 捐三角者：趙懷之 趙鐵民 李慶瑞 劉景福 捐二角
者：吳榮啓 朱宗堯

以上共計捐款二百八十七元七角五分。

此外並訂於本月十六日下午新五時，在高中大禮堂舉行陳錫五先生追悼會，來表示我們

深痛的哀悼，並願在這肅穆的追悼中，把這本小冊呈獻給陳先生的朋友們。

四四

一九四二，五，四，編者附誌



#7.8
752981

752981